

# 落入温柔陷阱 下场要多惨有多惨 (上)

●倾诉人：  
莲(化名)  
女 61岁  
●采访人：  
洛报融媒记者  
闫卫利

莲拄着拐杖，头发花白而凌乱，身体瘦削，有气无力。她一边擦拭着眼泪，一边自揭伤疤。她讲述自己不堪的人生经历，目的就是劝年轻人以此为鉴，不要像她一样踏上布满荆棘的“小三”路。

## 1 老无所依，度日如年

现在我孤身一人，在一处旧房子里度日如年。这处房子是我和钩(化名)刚结识时我住的出租屋，钩买下来送给我的。现在40多年过去了，房子已破旧不堪，设施老化，但对我来说，有个容身之处已经很不错了。

我患有多种疾病，身体越来越糟，医生说我需要住院治疗，可我没有退休工资，身上的钱所剩无几，哪敢去住院？我每月吃药都得两三百元，不得不省钱度日。我行走不便，出门买菜要拄拐杖。我总是在店快关门时去挑一些打折菜，或者捡拾一些菜叶，勉强维持生计。

不敢想象，如果我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该怎么办？谁来照顾我？媒体报道过，有些老年人死了好几天都没人知道，可能我就是这样的结局吧。

我不是没孩子，但有孩子跟没孩子没啥区别。我的两个儿子各自成家后就跟我断了联系，他们恨我，嫌我给他们丢人现眼，巴不得跟我撇清关系。

我有两个弟弟，他们知道我的现状，但不关心我的死活，更不愿意拉我一把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——我没有退休金，还一身的病，他们怕我将来不能动弹赖上他们。

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都不知道该怪谁。其实想来想去我最应该怪的是自己，是我选择了这条布满荆棘的血路，怨不得别人。

## 2 别有用心，温柔陷阱

我的人生悲剧从认识钩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。

在我不满20岁时，父亲出车祸去世了。家里没了顶梁柱，弟弟们年幼，我不得不扛起养家的责任。母亲曾对我说：“你父亲去世了，这个家就靠你了。咱家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，你找对象最好找个有钱人……”

我个头高，长得标致，找个条件不错的对象容易，但找个能给我家兜底的“钻石王老五”挺难的。

父亲去世后我四处打工，养家糊口，午饭只吃一个饼夹菜，看见好看的衣服也只能欣赏欣赏。

后来我到洛阳的一个公司应聘，公司老板是钩。钩没架子，面试时得知我家里的情况，很同情我。巧的是我跟他是从一个县出来的，两个村离得也不远，心理上自然很亲近。他

## 3 出乎意料，母亲认同

那时候的我真傻，明知道他有家室，对我有企图，却没能抵挡住诱惑，果断离开。我经不起他的甜言蜜语，陷入他的温柔乡。

从小我就没感受过父亲的温暖，父亲总是冷冰冰的，经常斥责我。钩比我大20多岁，正是这种年龄差，让我有一种得到父爱的错觉。

跟钩在一起后，他对我出手阔绰，给我买首饰，还给钱让我接济家人。我把钱全交给母亲，母亲很吃惊，问我：“你一个月能挣这么多工资？”我说我干得好，老板赏识我，额外奖励的。这样的谎言说多了，就会被戳穿，最终我跟母亲坦白了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母亲没有责怪我侮辱门风，反而认可我的选择，她说：“过两年，你两个弟弟要娶媳妇成家，还要盖房子，跟哪个男人都是跟，只要能弄来钱。要不然，咱这个家岂

让我留下，对我格外关照，安排我做一些不太重的活，让我感动不已。

工作期间，一位男同事对我一见倾心，展开猛烈的追求。就在我准备接受他时，他突然被钩辞退了。紧接着，我被钩调到他身边当秘书。他说我手脚麻利，聪慧机敏，准备让我去学习财务知识，管理公司财务。

我以为运气好，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。做了钩的秘书，我才意识到他别有用心，他是看中了我，想让我做他的情人。

他出门总带上我，请我吃饭，还时不时给我茶叶。他给家人买礼物，总说买多了，会给我一份。他常留我加班，没人的时候，他会挨我很近坐下来，美其名曰“一起研究公司事务”，借机对我动手动脚。

不是要塌了……”

我本来还在纠结要不要离开钩，找一个好男人嫁了。母亲的态度、我肩上的责任让我打消了那个念头——还是先依靠钩把家里的房子盖起来，两个弟弟成了家，再考虑我的人生大事吧。

钩很有眼光，他抓住市场机遇，扩大生产，真是日进斗金。20世纪90年代，他已经手持“大哥大”，开上了小轿车，还在市区买了两套房子。

他总是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，皮鞋擦得锃亮，西装革履，夹着公文包四处洽谈业务。作为他的秘书后来又兼财务管理，我跟着他天南海北地跑。业务洽谈完，他就带我四处旅游，吃吃喝喝。只要我想要的东西，哪怕很贵重，他眼睛不眨一下就买给我。

那种幸福感让我觉得不真实，也不踏实。

## 4 我们的私情被发现

有了钩做依靠，我和家人的生活水平立马上了几个台阶。母亲去烫了头发，弟弟们也都西装革履的，家里经常喝酒吃肉。

我对钩感恩戴德，自知不该破坏他的家庭。我对他没有什么要求，觉得自己虽不像原配那样正大光明，却占据着他的心，让他朝思暮想。为了方便跟我联系，他给我也买了一部“大哥大”，半夜三更起来给我打电话，表达对我的思念之情。为此，我感到庆幸、满足和自豪。

钩说妻子整天絮絮叨叨地抱怨个没完，他厌倦极了。他不想回家，只隔一段时间回去送点钱。

钩有两儿两女，他在市区买的房子空着，也不想接孩子们过来上学，嫌他们事太多，让他很累。

纸终究包不住火，我和钩的私情还是被他妻子发现了。妻子跑到公司大闹，让钩赶我走。钩表面上答应了，把妻子哄回了家，为了安抚妻子，那一段他经常回家。

我独守空房，一想到他跟妻子在一起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我的内心就五味杂陈。我这样算什么？我要跟他耗到30多岁找不到对象，他还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我怎么办？离开他？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又回到解放前，我承受不了那样的压力，也不愿意过那样拮据的日子。钩承诺，我弟弟们盖房子、娶媳妇的钱他来出，如果我跟他分手，这一切都会成泡影。

我想上位，但我拿什么来跟他妻子博弈？单凭我年轻貌美？我觉得他虽然花心，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，不会为了我丢下他的妻子儿女。

于是，我开始筹谋让自己变被动为主动，从依附者变为掌控者，把这个男人牢牢地捏在我的掌心。

(未完待续，详情请关注10月23日《情聊》版)